

〈從樂聲中到樂聲外……〉

陳中申
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兼任副教授

今天，我不是以音樂家的身分來寫這篇文章，我只是一個對「生從何來死何往」充滿疑惑的凡夫。音樂奏得再美妙，也無法解除心底深處對生死無常的疑惑和恐懼；聽眾的喝采聲喊得再響亮，也無法填補掌聲之後，暗夜裡的孤寂與空虛。無法看到生命的真實面目，無法了解世間煩惱與苦的起因，無法……無法……。無非奏樂者終能感受世間無常，體會生死事大，樂聲才會變得較有意義，心有所感的音符，才能撥動別人的心弦發出共鳴。以下幾個體會與各位音樂人、創作者分享。

一、音樂是因緣生

面對佛法，音樂不過是為滿足耳根而聚合的因緣之一，凡由因緣而起的，也將因為因緣改變而滅。音樂是樂器演奏，經由聽覺來傳遞人的感性，演奏者的感性是主觀的，心賞者的感性也隨著個人心情、美感經驗而異，不同的時間、地點，年齡的增長，人事的歷練，同一首樂曲會演出不同的面貌，欣賞者對同一首樂曲也會產生不同的感受。如果不同人演奏，更會隨個人的技巧、學習背景而有不同的詮釋。所以，音樂是眾多因緣聚合的，而因緣是會變的，是無常的，是無一可令人執取的。

音樂，即使是宗教音樂，或許能使人一時感受寧靜、安詳，但不能令人因而觀照自性、了解自己，得到內外一致永久的心安。音樂，只能使已入宗教之門者，更感動於神的慈愛或佛菩薩的加被，但仍然不能讓人真正受益，頂多引其向著門內探頭，找尋妙音之源。要讓他抬腳入門的，恐怕還是要他親嘗宗教的受用滋味吧！

您入門了嗎？

二、音樂要用「心」體認

有「音」無「樂」者，如落入文字障、所知障的修行人。音符字字正確、節拍板眼分明，如說法者講得頭頭是道，但沒有從心所體會之法，連自己都不受用的，何況聽法之人。音樂呢？經由老師一音一音指導而能吹出妙音，但離了老師隔久再吹，或吹奏新曲，卻又荒腔走板。因為「樂」非由自心所生，所吹之妙音不過是拾老師牙慧，一時的仿效只能一時的神似，時空一轉，神似終將消失。聽聞佛法的歡喜，如果缺了反躬自省的觀照，則佛法還是佛的，歡喜也只是一時而已。

「一指禪」公案中，一指禪師不管信眾問什麼問題，最後都會比出一指作為結論。有一弟

子也模仿著比出一指來應對很多提問的信眾。禪師知道後，把這弟子找來，問了一個問題，弟子直覺反應的比出一指，禪師出奇不意的扭斷了弟子的這一隻手指，弟子大驚。禪師馬上又問了一個問題，在痛得無法仔細思考時，馬上又習慣的比出一指，但是，一指已折斷了，手指的位置只剩下虛空，弟子怔了一下，在被斷手指的虛空中，反而體認了一指的真實存在原在心底，不在形式，乃對禪師禮拜稱謝而去。樂譜所載，只是「音」而已，如何使「音」成為「樂」，就必須自己用心體會，透徹了解「音」背後的真意。一味的模仿，奏出不真心，連自己都不感動的音樂，是不可能去感動別人的。

三、演奏時「心」安何處

一位練氣的善知識和我談「心」，他問我，演奏時「心」安何處？我一時茫然，不知如何以對？待慢慢想來——從初次上台演奏以來，「心」中有音符，還有音樂的強弱表情，對了！還有觀眾的反應、燈光的明暗，喔！還有背譜的焦慮、伴奏的默契、笛膜的鬆緊、冷氣聲、呼吸聲——哇！原來心中掛念這麼多，我還以為心中只有音樂呢。

不過，我經過整理，覺得自己最在意的事，也就是「心」安之處，應該是「聽眾」。演奏時，一向我最無法忍受的是，舞台一片光亮，台下卻黑漆一片，而我一個人站在最耀眼的聚光燈下，雖知有千百聽眾，卻無法看到他們在我的樂音下如何回應。我的愉悅、我的傷感是否傳達給了他們？聽眾的共鳴，對我而言，也是演出的一部分，且關係著我演奏的情緒，及用氣、用情的深淺。看不見聽眾的回應，我不知是對誰演出，失去了對象，我不知如何恰當的傳達我的感覺。想到此，我肯定而帶點得意的說出我的答案。

他笑著問我，有沒有想過別的安放處？

我又開始努力的想……通常，還不熟練時，心會放在手指上，但總是愈放在手指上，指法卻反而愈不順。緊張時，心則到處亂飛，有時想剛才的事，有時想台下的人，有時擔心會出錯，有時懊惱上一句沒吹得完美。有時聽眾一個無意的表情，會使心更加慌亂。

我想，如果能把心放入音樂內（不是音符，而是音樂的情緒），算是較能使人專心而有所表現了。但我想這個應該也不是他要告訴我的答案吧？只是，除了「聽眾」、「音樂」外，我再也想不出來「心」安何處會是更好的答案了。

我搖搖頭，等著他的答案。

他說，你可把「心」安在你所想到的所有處！

我說，「心」只有「專一」，無法二用，如何安於所有處？

他說，在你自我觀照時，是以什麼來察覺起心動念的，這個「什麼」，就是你應該安放於一切處的「心」。他更詳盡的說，把「心」安住整個音樂廳，則音樂、聽眾、情緒...等，在一個統一及全面的照應下，感性應更能有理性的鋪陳，不過分宣染，也不會發揮不足，反而可以

求得最佳的舞台表現。

啊！啊！多年積存的疑惑，宛如桶底脫落，困擾的結終於解開。不禁想起一位居士與廣欽老和尚的對話。

老和尚：「要多念佛！」

居士：「閒時可念，但上班、上課時無法念，一心不能兩用啊！」

老和尚拿起茶壺倒茶，倒得幾乎溢出，居士驚呼，老和尚若無其事停止倒茶說：「喝茶！」並一飲而盡，然後說：「我一直在念佛，倒茶可有溢出？喝茶時可有噲到？」

居士稱謝而去。原來念佛不只有口念，用心念更真。二六時中念念不離佛，凡是該做照做，心中有佛即是。

以往，由於「心」安於聽眾，在一段歡悅激動或悲切傷感之後，因全心投入而使得情緒久久不能平復。如果接下來是幽遠、寧靜的音樂，各位一定看到我壓抑不住激動的心及顫動的臉頰和雙唇，而奏出唐突、粗糙的聲音了。

是的，我可以投入，但必須另有一個冷靜、旁觀的「心」指引，才能綜覽全局，將有限的心情，適當的調適及發揮。如同人生不是只有音樂，全心的投入總有無法自拔之虞。如同觀照自心，喜怒哀樂由它，卻要收放自在，不是嗎？留一個抽離現狀的「心」，觀照現狀，旁觀者清，自會調適出最佳的狀況，做最好的處理。演奏如此，創作如此，人生做人處事，也是如此呀！

當然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將更有一番新境界(這是另一個等待解惑的課題)。對此，我只體會到演奏時不執著於得失毀譽，自能氣定神閒的悠遊舞台，除此之外，但期待來日因緣，能向善知識請益而更上一層樓。

四、不是征服，而是融入

人們總愛請教演有所成的大師級演奏家：「你是如何征服這個樂器的？」答案大概都是「苦練又苦練、用心再用心、突破更突破」等充滿戰鬥的話。但琵琶演奏家王正平卻說：「不是征服，而是融入，人與樂器取得和諧，渾然一體，才能隨心所欲，共奏妙音。」

這真是一真見血的道出時下許多拼命三郎型演奏家的問題。

五、在演奏中體驗「活在當下」

巡迴音樂會，一套曲目演出二十場，一開始還興致勃勃，能融入音樂中演奏，感動自己，也感動別人。第五場以後，感動慢慢減少，只依譜奏音，從觀眾的回饋中，勉強還能帶著感覺演奏。第十場以後，重複演奏同樣的音，已逐漸失去感覺，並開始煩躁，且一場比一場深，真

希望能換個新曲目。...

這是人性，喜新厭舊嗎？一幅當初驚為曠世之作的圖畫，掛在牆上三個月後，已看不出有何出奇之處，只能由客人初次看到時的讚歎中，勉強再端詳幾次。這是「無常」嗎？凡因緣所生，也將隨因緣改變而滅，世間沒有絕對不變的美。母親燙傷變形的臉，在被愛的子女眼中，是最美最慈祥的，但在另一個不認識的小孩看來，卻是可怕的。同一張唱片的音樂，在心情愉快和心情苦悶時聽來，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，境隨心轉，心變境也跟著變，因緣不同，果報自然相異。

出國吃到中國菜，不禁稱讚：「哇！比台北做的好吃！」是嗎？比台北的哪一家

餐廳？哪一個師傅？哪一天？哪一餐？久沒吃中國餐的飢渴因緣，加上比較之心（帶著過去的觀念與現在相比），自然就發出那句並不精確的話語。好吃，就說好吃就好，不必與過去比，不必與另一道菜比。此刻，我感受到好吃，很愉快，就享受它，不必與過去、與別人相比較、相分別，以免煩惱接著來。如有人與你反駁，有人並不認為好吃，下一道菜再比下去，甚至下一餐——這樣是不是活在當下呢？

演奏音樂的「活在當下」又是什麼？曲子因為太熟而乏味，並因輕忽而出錯。自己沒有感覺，當然也不可能感動觀眾。如何對待這種過分熟練的樂曲呢？曾聽大師說，此曲雖已演過千百次，但每次演奏都能有新的體會，而每次都那麼動聽，它是怎麼做到的呢？他不煩嗎？除了聽眾的回饋令他樂此不疲外，一定還有別的原因的。我想，不帶著過去的印象，每次都當成第一次演奏一樣，全心的投入，才能達到「每次都有新的體會」的境界吧！

赤子之心就是沒有分別的心，對人對事，都保有如赤子般的新鮮感及好奇心，不與過去的自己分別，不與現在的他人分別，不與未來的期待分別，所以能「活在當下」，活出新鮮的朝氣，每一個當下，都值得傾全宇宙之力，讓生命的潛能充分發揮。

再說回音樂，在獨奏時，由於自己是主角，有足夠的力量鞭策自己不能輕忽；另一方面，自己可完全掌控，故而要做到次次都「活在當下」是較容易的。但在合奏時，人多心雜，個人環境背景、技術體會不同，對現場氛圍的感受及反應也不一樣，要做到全部「活在當下」的專注是很困難的。這時，指揮的工作就不只是掌握音樂而已，還要利用言語、肢體、神情...，將眾人的心帶到音樂上，賦予樂曲新生命，讓久奏也不疲乏。

「活在當下」談何容易。憑我這凡夫，說說還勉強，要做到是很難的。人愈長大，「赤子之心」就離得愈遠，歷盡滄桑之所得，竟是「世故」而已！唉—。